



第一章

战乱纷纷人自危

中国古代的历史，纷繁复杂，悠远绵长，中华大地，分了又合，合了又分。从三皇五帝开始，历经夏、商、周、秦、汉、三国、两晋，然后又分为南北朝（公元420—589年）。南朝共经历四个朝代：宋、齐、梁、陈。那北朝又可分为两个阶段：先是拓跋珪建立的魏国时期，史称北魏。至534年，北魏分裂为东魏与西魏。后来，东、西二魏的权力均为权臣把持，其中高氏废东魏拓跋氏而建立北齐，而西魏则为宇文泰掌控，于557年改朝换代，史称北周。至北周武帝宇文邕在位时，周已国富兵强，以六十万人马攻打北齐，一心想吞并北齐。周国元帅是护卫大将军杨忠，他的兄弟杨林担任行军都总管。杨林身高九尺，善用两根囚龙棒，每根重一百五十斤，论武艺，在隋唐时期，称为第

八条好汉。

六十万大军逼近晋阳。齐主惊慌失措，出逃檀州，命亲军护卫秦旭坚守晋阳，高延宗协助。双方对战一个多月，杨林活捉高延宗，冲入晋阳城。秦旭孤军抗敌，战死在

隋唐
演义



乱军中。杨林攻下晋阳，乘胜进击，逢州取州，逢府夺府，不久便抵达济南，在城外安营扎寨，准备强攻。济南守将是秦旭之子——武卫大将军秦彝。他与妻子宁氏，只有一个儿子，小名太平郎。这时太平郎五岁，他便是后人称隋唐时期第十六条好汉的秦琼秦叔宝。他行侠仗义，出生入死，建功立业，青史留名。秦彝得知父亲已战死，晋阳失守，杨林又兵临城下，不禁悲愤大哭，怒火满腔，急于点兵，要出战复仇。

不料，丞相高阿古（本来是齐主派来帮助守城的）却惧怕杨林兵力强大，劝秦彝投降。秦彝大怒，严厉地拒绝说：“住口！你这不忠不义、贪生怕死之人！我们宁肯战死也决不投降！”秦彝下令紧守城门，自己回衙来见夫人，说道：“我决不偷生，如果战败，宁愿以死报国。儿子太平郎还年幼无知，你要把他抚养成人，为祖上两代报仇雪恨。这一对家传的金装铜，就留给他。秦氏唯一继承香火的血脉，就靠你保全了。”

宁夫人泪流满面，哭着点头。秦彝又转身叮嘱仆人秦安：“秦家铜法的精妙之处你已经完全知晓，将来要尽心传授给小主人，切记切



记！”

秦安跪下答应。这时，外面忽然金鼓震天，杀声动地，原来高阿古私自大开城门投降了。秦彝急忙出厅上马，手提虎头金枪，见周兵已经潮水般涌来，把自己手下的数

百名士卒杀得七零八落，十个中仅剩下一两个活着的。秦彝猛冲猛打，拼命抵挡。前面来了杨林，双方一场恶战。秦彝被敌方兵将团团围住，不多时已血透重袍，箭已射满他的全身，他身上鲜血直流，力气越来越差……杨林一棒把秦将军打死，夺下他的赤金盔甲、虎头金枪，占为己有。就这样，秦杨两家结下血海深仇。

再说秦将军夫人宁氏赶紧收拾细软，带着太平郎出逃。秦安尽力保护，在乱军拼杀中逃出府衙，东躲西跑，没有地方安身。天色渐暗，转入一条僻静的小巷。只见家家紧闭门户，听得一家有孩子的哭声，便试着敲门。那家女主人莫氏抱着三岁的儿子，开门接他们进去，问明情况，便说：“原来是将军夫人，失敬了。我的丈夫已经不幸去世，只留下这孩子程一郎，我们母子艰难地生活着。目前兵荒马乱，夫人何不在这里暂时住下来？”夫人连声称谢，就在程家住下。

不久，夫人变卖所带的珠宝，在离城不远的斑鸠镇上找了所房子，和莫氏母子一同居住。太平郎和程一郎都是顽皮的小男孩，成了要好的伙伴。太平郎长到十五岁，已是虎头虎脑，十分健壮。夫人送他到馆中读书，教书先生替他取了

一个“琼”字为名，字叔宝。程一郎取名咬金，字知节。两对母子一同住了十年才分手。

再说杨忠班师回朝，被封为隋公，但不久病死。他的儿子杨坚继承隋公之爵位。周主死后，杨坚依仗叔父杨林的力量，废除太子，夺取周国的江山，当上了皇帝，即隋文帝。他改国号为大隋，立长子杨勇为太子，次子杨广为晋王，封杨林为靠山王。随后隋文帝和文官武将商议如何吞并南方的陈国，想一统中华大地。晋王杨广见太子杨勇慈和懦弱，自己又不愿以后当杨勇的臣子，就乘机要求率兵出征，蓄意掌握兵权。于是，隋文帝任命杨广为大元帅，杨素为副元帅，高颎、李渊为长史司马，韩擒虎、贺若弼为先锋，领兵二十万，一路进发，所到之处，势如破竹。

陈后主长期迷恋美人张丽华和孔贵妃。隋兵杀到，他慌乱极了，拉着两个美人，一同投井自杀。井下水浅，他们都没死，被隋兵发现救起。晋王杨广想把张丽华和孔贵妃要去做自己的妃子。李渊觉得，张丽华和孔贵妃是祸水，只会用自己的美色勾引皇帝，才使南陈灭亡，因此他不希望杨广以后受到这两个妖妇的迷惑误了国家大事。为了消除晋王的念头，他抢先把两个美人



斩首。晋王得知，十分震惊，心中由此怀恨李渊。

当时，晋王班师回朝，文帝大喜，加封晋王为太尉，杨素为越国公，高颍为齐公，李渊为唐公。晋王权势越来越大，名望越来越高，他重用宇文述，密谋夺取东宫太子之位。于是，这杨广和谋臣们共商计策，不惜钱财，在宫内宫外结交宦官、大臣，让他们在隋主面前百般诽谤太子，赞颂晋王。唯独李渊不肯接受晋王的厚礼。晋王对他越发恼恨，决意伺机加害李渊。

不久，文帝果真怀疑太子杨勇招兵买马，有篡夺自己皇位的嫌疑，便下旨废太子为平民，立晋王为太子。群臣中，只有李渊上疏：“太子杨勇谋反并无真凭实据。现在既

然已废除了他，还希望皇上要怜爱他。”文帝觉得李渊所奏也有一些道理，何况父子间的亲情还在。便给杨勇五品俸禄，养了起来。为了这件事，晋王对李渊更是添了十倍的仇恨，咬牙切齿，说非要杀死李渊不可。

杨广的心腹谋士张衡说：“要杀李渊并不难。皇上一直疑心病很重，前一阵，常常梦见洪水大发，淹没都城，心中总以为有人会抢他的皇位，夺他的江山，所以整天疑神疑鬼，郁郁闷闷。后来得知李浑之子名叫洪儿，怀疑噩梦正应在此人身上，便命他自尽了。如今我们完全可以散布流言，就说渊、洪相同，都是水字偏旁，皇帝一定会对李渊产生怀疑。只要皇上相信这种

谣言，李渊便难免杀身之祸了。”晋王大喜，吩咐张衡去办这件事情。张衡非常卖力，他不仅在“渊”与“洪”两个字上大做文章，还派人四处传布“民谣”，说：“李子结果夺天下，杨主虚花没根基。”又说：“日月照龙舟，淮南逆水流，扫尽杨花落，天子季无头。”总之，全是暗示杨家江山将被姓李的取代。

起初是乡村中乱说，后来在街市上流传，巡城官禁也禁不住。渐渐地，这类流言蜚语传入禁宫内院。

晋王故意启奏：“街头巷尾的妖言，恐怕不是好兆头。”

文帝听了，十分不快，但仍然只怀疑在李浑身上，并没有想到李渊，因为李渊不仅德高望重，而且对文帝非常忠诚。当即一道圣旨下去，杀了李浑一家五十二口人。术士安伽陀是晋王的另一名心腹，他也启奏：“妖言流传，说李氏将为天子，皇上怎么不杀尽姓李的人？”

丞相高颎急忙提出反对意见：

“皇上如果只知道这样胡乱杀人，反而会使人心动摇，臣以为很不可取。如果皇上有怀疑，凡是姓李的一概不予重用，也就可以了。”

当时，越国公杨素和蒲山公李密交情深厚。为了保全李密，杨素也赞同高颎的意见。文帝采纳了两人的建议。于是，朝廷上凡是姓李

的，纷纷自动要求解除兵权，回归乡间。唐公李渊也随大流，恳求皇上让他返回故乡太原。皇上恩准，命他为太原留守，即刻起程。

晋王对张衡说：“李渊虽然离开京都，只是不把他杀了斩草除根，还是难消心头之恨！”

宇文述在一旁插嘴道：“殿下既然不想放过他，臣有一计，可杀他全家，一个不留。”

晋王问：“什么妙计？”

宇文述说：“只要点齐东宫骠骑，让他们扮作强盗，由微臣的儿子化及陪同殿下悄悄带出城去，到临潼山埋伏，把李渊全家老小一齐杀死，岂不干净！”晋王听了，大为赞许。但想了想，又说：“计是好，只是李渊是武将出身，本事不错，杀他可能有点困难啊！”宇文述十分有把握地说：“有我儿子宇文化及同去，您就不必担心。”晋王放心了，就立即点好人马，做好准备，依计而行。

却说唐公李渊在府中打点收拾，准备起程。他的夫人窦氏有孕在身，马上就要生孩子，但为了避祸，也顾不得了。李渊嘱咐宗弟李道宗、长子建成，带领四十名家将，护卫着夫人、小姐的车辇，全家一同上路，返回太原。



第二章

李渊遭险遇秦琼

却说秦琼和母亲一直居在山东历城县。这些年，他已经练就一身好武艺，有万夫不当之勇。他家毕竟是官家的后代，至今也算有点积蓄。他性情豪爽，扶危济困，结交好汉，爱打抱不平，所以周围的人都叫他“小孟尝”。秦叔宝的兵器是祖传的两根金装铜，这两条镀金铜铜，重一百三十斤。秦家祖传的铜法，天下闻名。他有几个好友：一个姓樊名虎，字建成，也有能举三五百斤的臂力，在济南府做捕快都头。另一个姓王名勇，字伯当，器宇轩昂，胸襟开阔，武功高超，常来和秦叔宝谈古论今。还有两个朋友，就是在历城东门外开设客店和马行的贾闰甫和柳周臣。这两人不但精熟武艺，而且由于做着生意，经常能结交过往的英雄好汉。秦叔宝和这班挚友常来常往。

这天，樊虎兴冲冲来找秦叔宝说：“只因连年旱灾，盗贼四起，知府刘芳要招募有勇有谋的壮士充当捕快。小弟在他面前竭力称赞哥本本领高强，智勇双全。他命我来请哥哥，不知哥哥肯不肯出来，和小弟一起去当差？”

秦叔宝说：“我想还是算了吧。我是将门的后代，如果机遇到来，驰骋战场，斩将夺旗，开疆拓土，也可光宗耀祖。要不然，守住几亩田园，供养老母，平常可以和知心好友饮酒谈心。何必充当捕快，听从官老爷的使唤？捉到盗贼是他的功劳，追回赃物成了他的钱财。如果费尽千辛万苦才擒住的强盗，被他暗地给放了，弄得不好，他得了赃银，反而诬良为盗，到时我有十张嘴也说不清，因此，你还是别劝我去当捕快。”樊虎见说服不了

秦叔宝，就去找他的母亲，把自己如何举荐、秦叔宝怎样推辞的经过一一禀明，又说：“上战场一刀一枪的事业谁不想做？只是时机没到，不如暂时当一名捕快。可是哥哥偏偏不肯。”

秦叔宝在一旁说：“母亲不要听他的。”

秦母劝导儿子：“虽然你胸怀大志，但樊哥哥的话，我觉得也有道理。何况你的祖父也是东宫侍卫出身。英雄何必在乎出身高低？太固执反倒不好了。并且，更重要的是，你如果整天没事干，就会惹事闯祸，万一出了什么事，我家三代单传，怎么对得起你的祖宗？

还是去当个差，有个事干好些。”秦叔宝是孝子，听了母亲的话，当即答应去当捕快。

第二天，他随同樊虎来到府衙，刘知府就让他做了捕快都头。秦叔宝叩谢过后，走出衙门，和樊虎一起，到城外贾闰甫的马行中去，要买一

匹好马。贾闰甫拱手道贺，接着说：

“昨天新到四百匹马，请秦兄只管去后院挑选就是。”来到后院，果然看见许多好马。秦叔宝踱来踱去，左看右望，都不中意。忽听得那边槽头传来一声嘶鸣，秦叔宝转身观看，见是一匹羸(léi)瘦的黄骠马，虽然身高八尺，却是毛长筋露。那马一见叔宝，就把鬃毛一耸，抖擞精神，圆睁双眼，炯炯发亮，仿佛遇到旧主人一样。秦叔宝看出这是一匹千里马，便说就要买这一匹。

樊虎笑了：“哥哥怎么相中了这样一匹瘦马？”

秦叔宝笑而不答。贾闰甫说：

“既然叔宝兄喜欢这坐骑，小弟送给你就是了。”

秦叔宝留下一百两银子，带了这匹黄骠马回家，不上半月，就把它养得十分肥润，显露出了千里马的架势神态。大家都夸赞他好眼力。从此，秦叔宝奉公缉盗，绿林好汉听到他的名字，都愿意和他结交。不久，整个山东省境内，无人不仰慕这位豪杰，于是山东一带的匪盗安分了许多。

有一天，刘知府吩咐秦叔宝、樊虎二人分头押解充军的犯人，一个前往泽州，一个前往潞州。秦叔宝急忙回家，收拾行李，拜别母亲和妻子，同樊虎一起，押解着犯人，





向山西进发。当时正是暮秋天气，西风飒飒。两人押解犯人来到长安道上，离长安城五十里，这里有座临潼山，十分险峻。秦叔宝对樊虎说：“我听说当年伍子胥在临潼会上举鼎千斤，名震海宇，至今山上还有寺庙。我要上去瞻仰一番。你代我押着犯人，先到临潼关外等我吧。”樊虎答应一声，把所有犯人带过山冈，先到关口去了。秦叔宝独自登上临潼山，下马进庙，见伍子胥的神像很威仪，十分钦仰。但发现殿宇萧条，一片冷落景象，又不觉感慨异常。一阵倦意袭来，秦叔宝就在神像前坐下，打了个盹儿。

再说唐公李渊，全家起程，正午时分来到临潼山楂树岗。宗弟李道宗和长子李建成骑马走在前面，忽听树林中传来一声呐喊，冲出一伙强盗。这些强盗脸上都涂抹着黑煤，手持长枪阔斧，气势汹汹地拦

住去路，大呼小叫：“快快留下买路钱！”李道宗上前怒喝：“该死的强盗，天子脚下竟敢来拦路抢劫，可知道我们是陇西李府？”说罢，拔出腰刀便砍。身旁的家丁也举棍挥刀，冲杀助战。

李建成回马往后跑，禀告唐公：“不好了，前面强盗拦路，围住叔父要买路钱！”李渊不慌不忙，一面吩咐建成保护家眷，一面叫家将取来方天画戟，自己要前去杀退强盗。不料，这时后面也有大群强盗冲来。李渊大吼一声，摆开画戟，带领家将，左冲右突。强盗虽然有受伤的，但仗着人多势众，死也不肯退。唐公怒不可遏，舞动画戟，保护着家属边打边退。

旁边的树林里面，晋王杨广和宇文述父子躲在暗处，看得真切。原来这些强盗是晋王派人假扮，见李渊威风凛凛，晋王手下的兵将只是远远地围着，连声呐喊，却近不得身，更不要说伤他性命。眼看李渊率领家将，带着家属就要杀出包围圈，晋王急不可耐，便用青纱蒙住脸面，手提大刀，冲杀出去。宇文述和儿子宇文化及见晋王亲自上阵，便也紧紧跟随，把李渊团团围住，奋力厮杀。三员勇将同时围住李渊挤杀，形势急转直下，李渊处境危急。

这时，秦叔宝正在庙中打瞌睡，突然被一阵阵人马喊杀的声音惊醒，心里觉得很奇怪。自己的黄骠马，不知怎么的，也在庙门口不住地嘶鸣。秦叔宝跑出庙门，上马疾驰，刚到半山，便看见山下烟尘滚滚，同时传来震耳的杀声。秦叔宝勒马细看，只见是无数强盗正围住一伙官兵在厮杀。他立即把马一纵，借着山势往下冲来，同时厉声猛喝：“响马强盗不要逞强，快束手就擒！”这群假强盗听到这雷鸣般的猛喝，不由吃了一惊，但回头看去，发现只有一人一骑，便不放在心上。直到秦叔宝冲到跟前，才有三五个人前来抵敌。这伙人哪里

是他的对手？秦叔宝手起铜落，一会儿接连打死好几个。

唐公李渊正在危急之中，听得一声猛喝，转眼就有几名强盗落马。凝神望去，只见一名壮士杀入重围，头戴青色范阳毡笠，身穿皂布海青箭衣，外套黄色罩甲，脚蹬黄鹿皮靴，坐着黄骠马，手舞金装铜，左冲右突，好似弄风的猛虎、醉酒的蛟龙一般。李渊正在惊喜，那边秦叔宝冲到晋王面前，顺手举铜，朝晋王头顶打去。晋王身子一闪，铜梢便在他肩头上一掠而过。晋王痛得狂叫一声，败下阵去。宇文文化及见晋王负伤，慌忙勒转马头，保护着晋王逃走。扮作强盗的兵将，全



都无心恋战，四下逃散。

秦叔宝抓住其中的一个，问道：“哪里来的毛贼？竟敢在这里拦路抢劫！倘若说了实话，可饶你不死！”那人慌了，忙说：“爷爷饶命，我们其实不是强盗。东宫太子和唐公有仇，因此带领我们扮作强盗，想杀他全家。方才被爷爷打伤的，就是东宫太子。求爷爷饶我一命！”秦叔宝听了，吓出一身冷汗，强作镇定，高声呵斥：“你这混蛋，一派胡言乱语。饶你狗命，快滚吧！”

那人抱头鼠窜而去。秦叔宝暗想：“太子杨广和唐公李渊结下冤仇，我千万不要卷进这是非堆中。如果还在这地方耽搁，一定招灾惹祸。”想到这里，秦叔宝骑着黄骠马，向前跑去。唐公得到解救，见壮士催马跑开，便吩咐道宗保护家属，自己快马加鞭，边追边喊：“壮士，请问尊姓大名？请留步，受我李渊一拜。”秦叔宝只管跑，见李渊紧追不舍，已过了十多里路，秦叔宝心中过意不去，只好回头说：“李爷别追了，小人姓秦名琼。”他扬手摇了摇，把马一夹，飞一般地远去了。

唐公李渊还想追赶，然而经过一场激战，身下的马已经疲乏无力，难以追上。这时，风吹得黄骠马头上的金铃叮当作响，秦叔宝喊出的



两个字，李渊只听见一个“琼”字；又见他五指叉开，把手摇了一摇，以为是表示一个“五”字，就牢牢记住了今日搭救自己的人叫“琼五”。李渊正要返回，忽见尘土飞扬，那边又有一人一骑迅速越跑越近。李渊惊叫：“不好！强盗又来了！”慌忙扯满雕弓，照准来人的喉头，嗖的一箭射去。只见那人中箭后，怪异地双脚腾空，翻身落马。李渊松了口气。他的家将们随后也赶到了。

正在这时候，那边跌跌撞撞地

奔来几个大汉，冲到唐公的马前，哭着嚷着说：“我们主人没有触犯老爷你，你为什么要放箭把他射死？”李渊感到莫名其妙，说：“我没有射死你们的主人哪！”一名大汉说：“刚从我们主人的喉头拔出箭来，箭上有老爷你的名字。你抵赖不掉的！”李渊想了想，说：“哦，对了。刚才我和大群强盗厮杀了一场，偏巧你们主人飞马而来，我只当也是强盗，发箭误伤了。事情既然已经发生，已无法挽回。你们主人是谁？我给你们白银百两，买棺收殓，回转故乡去吧。”众人气愤地说：“我们主人是潞州二贤庄的大员外单雄忠，带着我们到长安贩卖绸缎，回来路过这里，被你射死。谁要你的银子？我们还有二员外单雄信。他武艺高强，自然会向你讨命的！”

李渊长叹一声：“唉，人死不能复生，我也无可奈何呀。”那些大汉不再搭理李渊，含怒自去买棺收殓，回乡报信。唐公李渊和宗弟、长子一起护卫着车辇，继续赶路。谁知怀孕的夫人受了这场惊吓，忽然腹痛难熬，像要分娩的样子。幸亏近旁有座大寺，叫承福寺，李渊便和住持五空商量，暂时在寺中安歇。

就在当晚三更时分，夫人窦氏

分娩了。生下的孩子，便是后来劝父举兵、开创基业的唐太宗李世民。曙光初露，全寺僧人前来向李渊贺喜。由于夫人产后虚弱，难以经受长途跋涉的辛苦，他们便索性在承福寺借住数日。李渊是个慷慨的人，见寺院主持和僧人都很热情，就对五空主持说：“我夫人在贵寺分娩，污秽了菩萨，先送上几十两黄金作个法事吧。”李渊还表示，他回到太原后，还会送一大笔银子来帮寺院修理一番。

这天，李渊正在寺内随便走走，忽见那边屏风上有一副对联：

宝塔凌云，一日江山，无边清净；
金灯代月，十方世界，何等悠闲。
落款为“汾阳柴绍题”。这副对联词意深长，笔力道劲，李渊觉得这个柴绍是个不错的人才，向住持五空一打听，原来那柴绍公子正寄居在本寺潜心读书。

唐公李渊让五空引领，前往书斋，去看柴绍。这柴公子双眉入鬓，凤眼明亮，仪表非凡，谈吐不俗。李渊问清他还没有娶妻，便请住持做媒，把女儿许配给他，当场就以翁婿相称。

过了半个多月，夫人窦氏恢复气力，李渊全家连同柴绍，一同收拾起程，前往太原。这时候，秦叔宝早已赶到临潼关外，找樊虎去了。



第三章

秦琼落难卖宝马

樊虎已在关外投了客栈，和赶来的秦叔宝会合后，住了一夜，第二天就分路而行，各押犯人走了。秦叔宝匆匆赶路，这天来到潞州，住在王小二开的旅店中。他把犯人押往衙门，投了文书。因为知府蔡建德前往太原向唐公祝贺去了，要等他返回才能批下文书，秦叔宝无奈，只得到旅店里暂时住下来，耐心等待。

这秦叔宝饭量特别大，每餐要吃一斤米饭。才过了二十多天，王小二便到客房中说：“小店生意清淡，缺少本钱，连买菜也难了。我的意思是想请秦爷预支几两银子，不知道可不可以？”

“当然可以！我这就给你。”秦叔宝打开包袱一摸，不由暗暗吃惊。原来和樊虎分路而行时，匆忙大意了些，行李文书件件分开，只

有银子忘了分，让樊虎带走了。这下怎么办呢？秦叔宝感到为难，幸好想起母亲要买潞州绸缎做寿衣，临别曾交给他十两银子。这银子倒在自己身边，便取出来，付给小二。

又过了几天，知府蔡建德从太原返回，到了码头，乘坐暖轿进城。众衙役吆吆喝喝，开道护卫。秦叔宝由于缺少盘缠，心里烦乱焦躁，又担心蔡知府一回衙门，因公务繁忙，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发下自己



急等的批文。于是，他当街跪下，大声叫喊：“小人是山东济南府的解差，恳请太爷发下批文。”

蔡知府一路辛劳，这时在暖轿内半睡半醒，没有听清，自然并不回答。

护卫的衙役厉声斥责秦叔宝：“难道没有衙门处理公务吗？你怎么在这里讨领回批？还不闪开！”在一片吆喝声中，轿夫走得更快了。

秦叔宝站起身子，心想：自己在这里多等一天，就要多花一天的盘缠；如果他几天不坐堂，那不更糟？越想越着急，打算再次上前理论。不料他身强力壮，才伸手在轿杠上一搭一扯，暖轿就被拖向一边。四名轿夫、两个扶轿的都支撑不住。轿子失去平衡，那太爷幸好正睡在里面，如果坐着的话，多半会扑跌到外面来的。蔡知府发怒，吩咐衙役把无礼的解差拉下去打。秦叔宝自知理亏，被重打二十板子，没敢吭声。

他回到旅店，挨过一夜，第二天忍着痛，来到衙门。那蔡知府升堂理事，办事时干净利索，不多时已轮到秦叔宝，秦叔宝连忙上堂跪下来说：“小人奉济南府刘爷差遣，押来犯人，已来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希望太爷发下批文。”

这蔡知府和济南刘知府本是同



年好友，听了便转怒为喜，不仅当即发下批文，还赏了秦叔宝三两白银，说：“昨天你做事太鲁莽，所以打你板子。本府和济南刘爷是好友，念你千里路程押解辛苦，赏你这些银子，快回去吧。”秦叔宝叩头谢过，接了批文和银两，出府回店。

店主王小二见他领了批文回来，就满脸堆笑地说：“秦爷，公事办妥了，如今把账算一算，好吗？”秦叔宝说：“好”。那王小二便翻开账本说：“秦爷是八月十八到小店投宿的，今天九月十八，共三十二天，前后两天不算，是三十天。每天六钱，该是十八两银子。已经收取十两，还少八两。”

秦叔宝说：“这里有三两，是太爷赏的，也给你吧。”

“再收三两，还欠五两，请秦爷付足。”

“小二哥不要急，我还没有走

呢。我的一个朋友到泽州去了，两人的盘缠都在他身上。等他到来，我便有银子还你了。”

王小二一听这话，又拉长了脸，心想：他如果骑马溜之大吉，我上哪里去讨还银两，倒不如……主意已定，这店主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秦爷既然还不急着动身回济南，这批文是最要紧的，不妨让我拿进去，交给我老婆，替你小心保管，你也好放心地住在这里。”秦叔宝知道这是店小二怕他跑了，故意要留下他的公文作抵押，但他也无可奈何，只好把批文交给王小二。

于是，他每天到大路上去观望，只盼樊虎早些到来。然而过了一天又一天，不见樊虎的影子。王小二又开始冷言冷语，供给的菜饭，不是冷的，就是隔夜的。秦叔宝受着窝囊气，但堂堂汉子有泪不能流，只是心里暗暗辛酸。

这天，秦叔宝傍晚回店，见自己的房间里灯火明亮，一伙人在猛吃海喝，猜拳掷色子。王小二跑过来，说：“秦爷，不是我有心得罪你。今天来了一伙客人，是贩卖珠宝古董的，见这间客房宽敞，看上了。你又没锁门，他们把你的铺盖搬了出来。他们说只住三四天就走。我怕你的行李丢失，所以已经给你搬到后面的一间小房里去了。秦爷

暂时将就着住几夜，等他们一走，马上再住过来。”

秦叔宝知道，王小二见自己没钱付饭钱和店宿钱，就把自己赶了出来。但人到这个时候也是人穷志短，也不想争长论短。于是随着王小二转弯抹角，走到后面的一间破屋子里。只见地上铺着一堆草，自己的铺盖已经被丢在草堆上，四面有风呼呼刮进来，灯儿也没处挂。秦叔宝心中烦闷，默默无言。王小二也不再解释什么，转身走出，把门带上了。秦叔宝摇头叹息，手指在金装铜上弹响，脱口吟咏：

旅舍荒凉风又雨，英雄困窘无知己；

平生弹铗(jiá)有谁知？尽在一声长叹里。

正在吟诵，忽然听见脚步声又来到门外，咔咔作响。秦叔宝心想：难道他怕我跑了，还要把我这烂房的门反锁上？秦叔宝不敢发怒，但实在是忍不住，只好冷冷地说：“唉，你这小人，我秦琼来去清白，怎么会不顾羞耻，赖掉房饭钱偷偷溜走？何况批文还押在你那里啊！”

不料外面传来女人的声音，是王小二的妻子柳氏在说话：“秦爷不要生气。我丈夫是个小人，出言做事多有得罪，望秦爷海涵。他现在已经睡了，我送来晚饭，还有数

百文钱。秦爷，你明日一早就出去吧，中午不要回来吃饭了，不必回来看他的脸色，可以买些点心吃，天黑了就早些回来。”

秦叔宝听了这番话，不觉掉下几滴热泪，哽咽着说：“贤惠的大嫂，你雪中送炭，心肠太好了。我有朝一日侥幸发达，一定重重报答。”

柳氏说：“我帮不上你大忙，我嫁了这么一个势利小人做丈夫，又怎敢期望得到你的回报呢？”说罢，推开门，把一只饭篮放在地上，转身悄然离去。

秦叔宝把饭篮拿进来，见里面有饭，有肉，还有青布条串着的三百文钱。秦叔宝吃了饭，收起钱，躺下身去，辗转反侧，思潮汹涌。

第二天，没等天亮，他就出了

店门，走到大路上等候樊虎。

一晃几天，仍不见樊虎到来。又过几天，三百文钱也用完了，又受了王小二的无数冷言冷语：“有些人说自己没钱付店钱，却有钱在外面海吃大喝。吃了我的饭，住了我的店，欠了我的钱，却故意不把生意给我做……狗都养熟了……人呢……”秦叔宝暗想：“我如今穷困不堪，身旁只有两根金装铜，不如送进当铺，换些银子，还去房饭钱，剩下的做盘缠，回转家乡；过些日子，带了钱再来赎回吧。”

主意拿定，秦叔宝便来到三义坊当铺，把一对金装铜放在高柜台上。

掌柜的见了，说：“兵器不当，只能作为废铜称重量卖！”他用大秤一称，接着说：“两根铜，重一百三十斤，除掉些损耗，算五两银子吧，多要一分也不当的！”秦叔宝暗想：“这是祖传的镀金熟铜铜，在江湖上也是有名的，作为废铜卖竟然只值五两银子，连付清房饭钱也不够，还是不当了吧。”

他回到旅店，那王小二见他没把双铜当掉，沉下脸来，阴阳怪气地说：“你的一日三餐我可管不了啦。你的马如果饿死了，也别怪我。”

秦叔宝接过话头问：“我的马可有人要买？”



“我们潞州城里都是用脚力的。你肯卖马，就会有银子。”

“马市在哪里？”

“就在西门大街上，五更开市，天明就散。”

秦叔宝决定明早去赶马市，先到槽头看看马。只见他的黄骠马早已饿得肚细毛长，蹄破腿瘦，见了秦叔宝，摇头流泪，像有满腹悲酸无法向主人倾诉一般。秦叔宝见状，泪水夺眶而出，哭叫一声：“我的宝马呀……”想说什么，喉头哽住了，什么也说不出，只得长叹一声，上前洗刷一番，割些草给它吃。

这一夜，秦叔宝哪里能够入眠！挨到五更时分，把马牵出门来。这马像知道主人要卖掉它似的，硬是不肯走出马圈来。秦叔宝心疼地说：“宝马啊，我也没办法啊。不如给你找个好人家，要不我们都会饿死在这里。”黄骠马似乎听懂了主人的话，悲切切地走出马圈，随主人来到西门大街上。马市已开，王孙公子们往返不绝，选购好马。他们见秦叔宝牵着这样一匹瘦马，都讥笑他：“这穷汉牵着劣马到这里来干什么？”因此一直没有人肯买他的马。

秦叔宝看看黄骠马，不由叹息：“你在山东时，何等神气，何等威风，如今怎么就这样瘦骨嶙峋、垂头落

颈了呢？”再看看自己身上，更是伤感：“我如今衣衫褴褛，也是这般光景。只因为付不出几个房钱，就弄得这样潦倒，难怪千里马也遭人白眼啊！”他正在长吁短叹，有个挑柴进城的老汉过来，看着马问：

“这马大概是要卖的吧？膘虽然瘦了些，其实是匹好马，可惜这里没有识货的买主。”

秦叔宝一听，忙向他请教可以到何处去卖。老汉说：“卖金须寻识金家。西门十五里外，有个二贤庄，庄主单雄信，排行第二，人称二员外，常常买了好马送给朋友的。”秦叔宝如梦方醒，暗暗责怪自己：早就听说潞州有位好汉单雄信，我来这里这么久，竟没有去登门拜访；如今衣衫褴褛，再去拜访他，就太丢脸。又一想：不妨我只算是个卖马的就是了。于是请老汉引路，前往二贤庄。

热心的老汉把柴就近寄放在豆腐店里，带秦叔宝出城，走了十多里路，便望见一所大庄院，只见古木阴森，大厦座座相连。庄主单雄信正在大厅上闲坐。老汉进去一说，他便跟着老汉出来看马。秦叔宝远远隔溪望去，只见单庄主面如蓝靛(diàn)，头若朱砂，身高一丈，衣服鲜丽，因此更加觉得自己十分寒酸，便躲在树边。

这单雄信，在隋唐时期，人称第十八条好汉，个性似烈火，声若巨雷，使一根金顶枣阳槊(shuò)，专爱结交英雄豪杰，仗义疏财，名扬四方。此刻，单雄信走过溪上的木桥来看这马：哦，高有八尺，遍体黄毛，如同纯金细卷一般，竟然没有半点杂色。雄信臂力很大，使劲朝马背上一按，马依然稳稳站立，纹丝不动。于是，他过来和秦叔宝说话。

“这马是不是先生您要卖的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多少价钱？”

“人穷物贱，不敢开什么高价，给五十两就够了。”原来，秦叔宝这匹千里马是他花了一百两银子买来的瘦马，经过他细心调养才变成千里马的。

“五十两，不算多。但是现在瘦得太厉害了，如果没有精细饲料喂养，恐怕就要变成废物。这样，我给你三十两吧。”说罢，转身过桥去了。秦叔宝跟过桥来，进了庄院，站在大厅外。黄骠马已由单雄信的手下庄丁牵去喂料。单庄主随口问：“足下是哪里人？”“济南府。”雄信一听，就请他进来坐下，继续问：“我有个慕名已久却没见面的

